

目 录

灯／下／白／头／人

凝视这个数字	1
宜南雨又来	7
怅望一座墓园	13
三上井冈	25
永远的领袖风采	37
暗夜里迎来第一道曙光	42
五月的思念	53
忍气吞声和扬眉吐气	57
灯下白头人	62
西子湖头有我师	68
海外存知己	72
金沙江涛声	76

灯
／
下
／
白
／
头
／
人

感时花溅泪	84
庚辰中秋快事	88
“五四”圣火永不熄灭	93
肯把壮怀消了,做个闲人	99
温济泽与《忆周扬》	110
柯灵与上海“孤岛”	119
彩云不散	124
心上眉头都是春	133
但得夕阳无限好	136
天目秋风怀蔡涉	141
从青春歌者到白发书生	148
“开封”想起许多事	161
送别魏启明	166
端午节那天到台北	172
景福门下	176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180
孤舟一系故园心	187
徜徉台北外双溪	193
有不为斋一瞥	204
阳明山上怀长姊	209

槟榔西施	213
百年足迹	217
小说里的陈独秀	221
枝繁叶茂长青树	224
一部读不完的大书	229
回到 40 年代上海	234
“多识于虫兽草木之名”	248
青山红雨井冈山情	253
井冈之子	257
摇曳东篱秀	260
披上魔衣奔太空	264
读《硝烟梦片》	268
且说我们淮安	271
从民谣看民心	275

凝视这个数字

2000, 这个数字近来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传播媒体中, 新闻、文告、电视荧屏、大小文章和广告, 时时都能遇到, 以致频繁得叫人有点心烦意乱。

2000 这个数字, 按其本来意义, 不过一个表示时间概念的数字组合, 同任何其他三个四个数字的组合例如 987、1234、1567、1890 等等一样, 除了表明纪年以外, 并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不去查历史

年表，有多少人知道那几个年头发生过什么大事呢？

然而，2000 这个数字毕竟表示一个新世纪的开端，一个新年代的开端，似乎又有点不同凡响，如同人们对 4、8、9 这些数字有某种特殊的关注一样。

何况世纪之交，每每又遭逢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虽然历史的流程有它自身的规律，春秋代序，花开花落，并不按照日历去进行。而有些年月，却是叫人无法轻易忘怀的。

尤其最近的一百年前那一年，1900 年，那是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再一次陷入灾难深渊的年头。西方和东方的强盗们，组成八国联军，如野兽一般睁着血红的双眼，从天津大沽口上岸，一路烧杀掳掠，直闯进北京城，昏庸腐朽的慈禧太后仓皇出走，大厦将倾、摇摇欲坠的清朝廷又一次受到重重的一击。中华民族就在风雨雷霆、刀兵血火中进入了侵略和反侵略、黑暗和光明力量大搏斗的新世纪。

这个世纪里，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才、人民豪杰奋起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强敌，反抗暴政，怒目面对屠刀和镣铐，血染沙场，饮恨牢房，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追求祖国的解放、自由和独立，终于在世纪之中叶，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这个世纪里，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高举爱国进步的大旗，殚精竭虑，奔走四方，呼唤民主，呼唤科学，漫漫长途，上下求索，为了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不顾挫折摧残，陷身泥泞，经历九九八十一劫难，甚至家破人亡，依然披荆斩棘，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个世纪里，我们这个星球上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中型、小型战争，扩张成性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

贪婪残酷的掠夺吞噬，法西斯恶魔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屠杀，千千万万无辜人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千千万万革命者和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反抗的怒火枪声，集中营里的呻吟哭泣，直到世纪之末也没有停止，组成了一百年如火如荼的历史画卷。

全人类都在无休止地动乱、搏斗、较量、流血中送走了20世纪。

眼前就是2000。

世纪之交，我们的面前突然出现数不清的鲜花美酒、笑靥新妆，响不完的钟声礼炮、欢歌笑语，说不尽的祝词颂表、甜言蜜语，看不完的流光溢彩、灯火辉煌……“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似乎一觉醒来，换一本新日历，世界就会换个样，光明灿烂，四季如春，恭喜发财，皆大欢喜。

然而，2000年果真会是那么顺顺当当、四平八稳，那么天从人愿、吉祥如意吗？

恐怕是不可能的。

“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祈求和愿望。事实上，死和生都有一个漫长的艰苦的、而且是反复进退消长的过程。就在我们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那些应该彻底死去的丑陋罪恶、贪赃枉法、昏庸腐败、倒行逆施等等为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蛀虫蠹贼，并没有成为灰烬；那些愚昧落后、迷信邪说，形形色色的污泥浊水，也远没有荡涤干净，不少地方还在继续孽生繁衍，不仅偷偷地在阴暗的角落里冒头，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蔓延猖獗。那些应该迅速生长的现代文明、科学精神、民主意识、法治观念、廉洁奉公、励精图治，说真

话办实事等等为老百姓向往追求、热诚赞许的美好事物，那种安居乐业、青山绿水、和谐宁静为老百姓所盼望的景象，在不少地方不仅没有迅速生长，迟迟难以实现，还受到种种阻挠、摒弃、压制和破坏，甚至还需要有识有为之士和善良的平民付出沉重的代价。

日历换了一本，年轮增长一圈。广袤无垠的山山岭岭间，春风过处万木昭苏，青青的苗芽破土而土，日益成为参天大树；那些胼手胝足、呕心沥血的植树人，正在默默地为祖国编织新世纪的锦绣春光。但是，黄黄的枯叶贪恋故土，不愿随风飘失。上一世纪延续下来的一切矛盾、争斗、较量依然如故。

也许这就是 2000 到来时的风景？

2000，这个数字像什么呢？

也许它像一条满身金光的长龙，龙头昂然四顾，抖动身躯，将要腾空而起，直薄云霄？——庚辰年恰恰又是龙年。

也许它像一艘巨轮，船头高高翘起，正准备开足马力，驶入万里无垠的大洋，乘风破浪，奔向远方？

也许它像一串问号，将一堆尚未找到圆满答案，远没有顺利解决的疑问、困难和思索，留在后来者面前，向他们的智慧、才能、信念、毅力、韧性和勇气挑战？

也许它像一排铜钟，不是古隋侯宫殿里的乐器，而是长鸣的警钟，唤醒人们千万不要飘飘然陶醉于眼前桃红柳绿、莺歌燕舞的良辰美景中，要清醒地看到前途的遥远和艰难。“行百里者半九十”，何况才只是走了几步？

在 2000 这个数字前，我凝视很久。

2000，你将带给我们什么呢？

同许多前辈和同辈一样，我这个平凡的一介书生，在即将过去的世纪里已经走过一生的大半路程，面前的时日所剩无几。也同许多前辈和同辈一样，我从公正而无情的历史老人那里却得到了许许多多：有灾难也有欢乐，有困惑也有沉思，有糊涂也有清醒，有迷茫也有憬悟，有求索也有信心。告别世纪之际，不禁百感交集。然而，最终仍然是乐观的。我们毕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总是坚信未来必定胜于过去，也总是坚信未来必定属于青年一代的。

我的思绪恍若被一根遥远的绳索牵住，飞向 20 世纪之初，耳边响起两个黄钟大吕般的声音。一是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他的《少年中国说》那篇名文中的一段话。他以磅礴的气势和昂扬的声音畅想了祖国的前途和青年一代对国家民族的历史重任：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矍矍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二是现代诗人闻一多 20 年代写的那首名诗《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2000, 2000, 每一个数字突然鲜灵明亮地跳动起来……

宣南雨又来

——浏阳烈士谭嗣同殉难百年祭

一百年前的今天，1898年9月2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十三。那天上午，北京城上空乌云笼罩，天色阴沉。加上道路相传，说慈禧太后已从颐和园回宫，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维新变法人士纷纷被捕或远走高飞，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会发生什么祸事。果然，到了下午，宣武门南菜市口，推来六辆囚车，一字排开，监刑官军机大臣刚

毅一声令下，刽子手举起屠刀，寒光闪闪，砍下六颗黄金无价的头颅：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其时天色如墨，忽然风雨交加，流淌街心的鲜血，顷刻间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悲壮的一幕，宣告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的悲剧性结局，也为 19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为了匡世济民寻求改革救国之道的种种努力和尝试，谱写了最后一曲令人椎心泣血的壮歌。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

菜市口是北京宣武门南一处交通要道，向西出广安门过卢沟桥去南方各省的必经之地。它的东南西北方向许多街巷胡同里，槐荫深处，紫藤架下，曾是明清两代许多文人学士的住宅和寄寓，散布在胡同中的许多会馆，更是南方旅京清寒文人栖身处所和各省进京应考士子、待选官员的歇脚处。当年康有为就住南海会馆，谭嗣同住浏阳会馆。民国后李大钊、陈独秀在安徽泾县会馆编《每周评论》，鲁迅住过绍兴会馆，毛泽东住过湖南会馆。这块被当时文人们亲切地称为“宣南”的地区，是京城一块宝地，浮游着郁郁葱葱的文化氤氲。如今，它早已成为北京宣武区的黄金地段。前几年为了兴建新火车站，拓宽大街，拆除两侧房屋，烈士抛掷头颅处已被深深埋在沥青路面下，供监刑官下轿休息的老药铺西鹤年堂也移到大街以北。近日来，因为要开通向南的大道，更变成喧嚣的筑路工地，推土机不住轰鸣，运土车频繁来去，行人到此处，满眼瓦砾场，从何处寻觅菜市口的旧时模样呢？

一百年风霜，一百年血泪，全在尘土飞扬中烟消雾散了

吗？

这些年来，有关那场从变法到政变一百天过程的书籍和文章，连篇累牍，目不暇接；电影和电视剧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殉难六君子，袁世凯、荣禄、特别是光绪帝、珍妃和慈禧太后，一百年前那些风云人物，像走马灯似地在当代读者和观众前不断闪现，涌成文学、戏剧、电影、电视“清宫热”浪潮中一个具有悲壮色彩的亮点，也引起几许慨叹，几许沉思。

纷纷扰扰中，我的眼前总浮起那位来自湖南的青年书生谭嗣同的身影，耳边也总响起他那浓重的浏阳乡音。谭嗣同于9月23日被捕，五天后就义。梁启超记叙了他这位知心好友最后的心曲，那句掷地可作金石声的誓言，传诵了一百年。

“……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自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

浏阳烈士的两句遗言，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变法、改革、革命，一切改变旧制度、旧观念，一切改造旧社会、旧世

界的行动，“无不从流血而成”。谭嗣同目睹时艰，自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后，东西方帝国主义者步步侵犯，得寸进尺；清朝廷腐朽昏庸，因循守旧，苟且图存，生机已尽，他才甘愿以自己的流血牺牲唤起沉睡的民族。千百年来，那些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临大节而不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义节烈之士，从来都被后来者奉为最高的楷模。他们身无寸铁，手无缚鸡之力，有的只是满腔碧血，一片丹心。但是为了变法、改革，为了革命，他们上下求索，万里奔波，披荆斩棘，含辛茹苦，为国家民族耗尽毕生心血，直到最后一息，有的更是慷慨赴义，从容就死。

这样的仁人志士，一百年来实在是太多太多了。19世纪末叶是风云际会，英豪辈出的年代。不说远的，单说那最后10年的90年代中，在中国近代革命史页上，就出生了刘伯承(1892)、毛泽东(1893)、邓中夏(1894)、恽代英(1895)、邓演达(1895)、彭湃(1896)、叶挺(1896)、陈潭秋(1896)、王若飞(1896)、贺龙(1896)、叶剑英(1897)这样一大批领袖人物。而在谭嗣同血溅菜市口同一年的1898年中，先后就有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张太雷出生于江苏常州，项英出生于湖北武昌，彭德怀出生于离他家乡浏阳不过80公里的湘潭。还有在下一年(1899)出生的瞿秋白、李立三、聂荣臻。今年，我们都已经或者将要为他们的百年诞辰寄托深深的缅怀和哀思。等到历史车轮进入20世纪初，那就更多更多，宛若繁星闪烁了。

这些谭嗣同的后辈，降生在时代的愁云惨雾中，不知是不是由于菜市口街头鲜血的感召，少年时代就胸怀大志，以身许国，要将自己青春的才华、智慧和精力，献给灾难深重

的中华民族。他们功勋卓著，泽及人民，有的人战斗一生，坎坷一生，到老来还不免横遭种种猜忌、委屈、诬陷以至残害。他们那伟大的精神和崇高品格，必然激励后来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面临重重艰难险阻而无惧色。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魂所在。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当时寄居宣南福建会馆，他几乎目击了菜市口的惨剧，震愕哀伤之余，在秋风秋雨里冷静下来，为六位烈士写了悼诗：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挟叹，莫遣寸心灰。

（《痛愚堂诗集》）

诗写得感慨遥深，充溢着诗人的愤懑和忧伤。前四句表达了他对百日维新运动的成败和评价。末二句用了孔子的典故：在卫国不得重用的孔子，打算到晋国去投奔当政的赵简子，风尘仆仆到黄河边，听到赵简子杀了贤大夫宰鸣挟的消息，顿时吃了一惊。“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他认为赵简子未得志时，依靠宰鸣挟等帮助夺得权力，到掌握政权后就杀了他。这样的形势下，自己到晋国去也未必有好的遭遇，只好叹息命运不佳，放弃渡黄河，折回卫国（见《史记·孔子世家》）。严复将宰鸣挟比谭嗣同，并不确切，但他的重点是在末一句“莫遣寸心灰”，勉励自己千万不能为维新运动的失败而灰心，还须再接再厉，

前仆后继。遥想他在福建会馆黯淡的窗下挥笔吟成这几句诗时，大约还未读到谭嗣同的题壁绝笔，但他们两位的心意似乎早已相通。严复是维新变法的鼓吹者，他发表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重要论文，抨击顽固保守，呼唤救亡图存。戊戌以后，又不遗余力地介绍当时西方的先进思想，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翻译到中国来，为 20 世纪初的新学思潮推波助澜。作为世纪之交思想界的盗火者之一，他的功绩也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一百年前的严复，以他睿智的眼光预见到变法和改革事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艰辛前途，也预见到光明的远景，不管雨有多大，必定有云开日出的时候。12 年之后的武昌起义，终于摧毁清朝廷的宝座，从此结束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王朝。再过 10 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掀开中国现代革命的新史页，神州大地上迎来崭新的局面。又过了 30 年，天翻地覆，天安门前升起五星红旗。前文提到许多谭嗣同的湖南同乡后辈，都是无愧于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也都是这一连串改天换地的伟大而持久的变革中叱咤风云、屠龙缚虎的猛士。还应该记上一笔的是，在谭嗣同殉难之后的 17 年，即 1915 年，他的家乡浏阳，又出生了一位立志改变旧世界并且为之奋斗一生、无愧于前辈的杰出人物胡耀邦，到明年也已逝世 10 周年了。

怅望一座墓园

——写在陈独秀诞生 120 周年

“束发读君诗，今来展君墓，清风江上酒然来，我欲因之寄微慕。呜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长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

秋风瑟瑟。我站在一座墓园前，低声反复吟诵二百年前清代诗人黄景仁过李白墓所作诗句，涌动着相似的情愫。面前却不是当涂太白墓，而是同样在安徽长江边的另一座墓

园。

夕阳无语。几行萧疏的树木，轻轻摆动尚未完全枯黄的叶子。周围没有房屋，也没有人影，墓园是寂寞的。

并不是无主孤坟，也不是乱草丛中的荒冢。墓前也有一块墓碑，碑前也有一方几米见方的小空地，供人凭吊，供人祭扫——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来送过花圈。

简朴的碑石上，只有五个大字：

陈独秀之墓

碑石背面，简单的两行字，记载出生和逝世年月：1879年10月9日和1942年5月27日。

墓园安详地躺在墓主家乡安庆市郊。他奔走坎坷一生，遗骨总算由长江上游的江津小城沿着浩浩江水东归，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青山依旧，江流依旧，沧桑几度，人事全非。

他曾经令一代青年学子尊为思想启蒙的导师，奉为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旗帜；他曾经博得万人景仰，拥有烜赫的声名；他曾参与并且领导一场改变历史、改变民族命运的搏斗，创立一个新兴的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政党，担任它的最高领导人，在急剧变幻的斗争风云中起伏沉浮；他也曾受到创伤，在一片谴责声中离开政治舞台的中心，又被敌人投入监狱，最后幽居边远小城，穷愁潦倒，病骨支离，终于郁郁以终。

一个大起大落的奇特经历。

一部充满悲剧意味的人生书册。

而今，那些开天辟地的宏图，纵横捭阖的雄文，语惊四座的辩才，那些叱咤风云、出生入死的经历，一切都随江上